



# 带上老爸住宾馆(小小说)

□红墨

儿子一直鼓动老爸装修老屋。  
 老爸敲着烟筒锅子说,啥?才工作,就学会败家了?  
 今夜,我带老爸住宾馆。儿子说。  
 啥?才工作,就学会败家了?  
 是单位搞福利,入住康宁大酒店一宿,一个标间888元。儿子强调说,不用咱掏腰包。  
 莫不是金銮殿?老爸说,康宁这个名字,吉利!住,不住白不住。  
 那,我得给老爸包装一下,穿得邋遢,宾馆不让进。  
 儿子每回给老爸买新衣服,老爸都歇斯底里,咋学会败家了呢?可是,为了白住这888元一宿的宾馆,老爸任凭儿子折腾,理了发,洗了澡,里里外外,衣服鞋袜,一身新。  
 老爸真帅气!  
 当年,老爸迷倒一溜儿娘们哩!是你妈追的我。老爸陡然伤感,要是你妈还活着,今夜,你带老妈住宾馆。  
 老家地处山旮旯,离县城50余里,因老爸严重晕车,儿子只能骑电动车载老爸进城。仰头望高耸入云、巍峨轩昂的康宁大酒店,老爸差点儿折了脖颈。进出旋转门的红男绿女皆满面红光、衣服鲜亮。老爸说,幸亏儿子给我包了装。  
 走进自助餐厅,儿子掏出两张餐券,每张168元。  
 啥宫廷食品?自己掏钱吗?  
 配套服务,晚餐不用掏钱,但不得剩下、不得兜走,只要吃进肚子里,随便吃。  
 老爸怪怨儿子,咋不早说呢?要不,我今天不吃中饭,早饭也不吃

了。望着琳琅满目的食品,老爸无从下手,哪个最贵?儿子说应该是牛排、羊排吧。老爸就烤了牛排、羊排。老爸一咬,一嚼,再一瞅,肉里红丝丝的,连连作呕,咋没烧透呢?这厨师啥水平?儿子说,八分熟的,外国人好这口。咱又不是外国人!老爸虽这样说,还是闭眼强嚼了几块牛排、羊排,因为牛排、羊排吃进肚子里最划算。老爸除了挑最贵的,还挑稀罕的吃。吃得肚子滚圆,继续吃,吃到平脖颈,还填了几口。望着眼前仍然琳琅满目的食品,老爸又一次惋惜道,要是我今天不吃中饭就好了。  
 老爸说,这电梯好玩!老爸让儿子陪着,上上下下坐了好几个来回,这才到了1818房。儿子把房卡往门锁一靠,门自动开启。老爸说,稀罕,不用钥匙开。进了房,老爸把啥都瞅、嗅、摸了好多遍,然后叫儿子用手机给他拍照(还摆出古装戏里花脸的架势),甚至坐在抽水马桶上拍。儿子嘻哈一笑,这是不雅照。老爸说,我又没露屁股!  
 老爸在浴缸里泡了一个时辰才出来。所有的灯依然开着,老爸说已付过钱,不开白不开。儿子只能用毛巾蒙住双眼睡觉。  
 儿子一觉醒来,见老爸还在房间里来回走,看看手机屏,3点多。老爸一定是吃得太饱,肚子胀,走走助消化。老爸说,今夜不睡觉,睡着了,啥都不晓得了,888元一宿哩,咋舍得睡呢?  
 第二天,老爸把免费的酒店用品统统顺走,拖鞋、牙刷、牙膏、洗发

液、沐浴液、香皂、火柴、茶几上的抽纸、卫生间的卷纸,甚至浴帽、梳子。儿子问,有些东西你又用不上,你拿来干啥?老爸回答干脆,不拿白不拿!  
 老爸回家就病了一场,头晕、腹痛、拉稀。化验、吃药、打针花去了1000多元钱。可老爸还在村里和亲友得瑟,我住过康宁大酒店,一宿888元,我吃过康宁自助餐,一人一餐168元。  
 村里人不信,老爸就拿出他在康宁拍的照片和视频。村里人就羡慕不已,但也有不以为然的,你白吃白住是888元加168元,共1056元,而你花去的医药费不也是1000多元吗?还不如直接把这1000多元拿去住酒店。  
 老爸说,这可不一样,谁没有头疼脑热的?不稀罕。可你吃过168元一餐的自助、住过888元一宿的房间吗?这就叫稀罕!要不,今夜你就拿1000多元住康宁试试?  
 那人被噎着了。  
 病愈后,老爸立马命令儿子装修老屋,参照1818模式。坚决执行老爸的命令,保证完成老爸交给我的任务!儿子向老爸行了个军礼。  
 老爸的卧室修葺一新:吊顶、防滑地砖、电视空调、实木床茶几沙发,当然有室内卫生间、玻璃浴房、抽水马桶  
 老爸打开所有的电灯,打开电视、空调,然后站在房间中央,转着身子四面望。他问,我这房间睡一宿值多少钱?  
 儿子答,888元。

# 咏斗潭

嗣林

春日徐风,友邀赴住。驱车城南30里,途经前仓集镇,东转10余里,盘山蜿蜒而上,过村口风水林,豁然开朗,一幅大美乡村写意画,展现眼前,黑瓦白墙,山清水秀,芳花斗艳,堪称世外桃园。下车步行数百,至斗潭山屋,其为集古朴之精华与现代之流派相得益彰的建筑,内有小桥流水、鱼池艺雕,竹雨亭下小聚,品茶随谈,甚是惬意。出门,绕山岗行一小时余,在最高峰,东望舟山镇域,南览缙云群山,西瞰前仓镇貌,北观永城总部。一路上看景色听故事道传奇,让人遐想,不亦乐乎!令吾感叹,故赋诗一首:  
 星移斗转万般景,  
 闲云潭影日悠悠。  
 民居李氏数百载,  
 醉语家山喋不休。

# 落花祭(外一首)

谷禾

蓝色风信子在烧,我们坐下来,谈起死,低声地,嘴角浮着浅笑,而麦地深处飘扬的纸幡,一直在提示生命的不堪,甚至再经不起风雨。之前我们用纸火送别的人,如今只隔着薄薄的一层泥土。许多的话,他却已不再能听到,从屋檐下到村头小庙,比脚步更迟滞,是弥漫了眼睛的落花,我怀疑它是灵魂的另一种形式,却不能用嘴唇去安抚它。当我们踩着落花返回城里去,听脚下响起花蕊的断折之声,黑暗中上升的太阳的反光,身后的村子变得模糊,不久就抹去了他留下的所有痕迹,我们从各地赶回来,悲伤得说不出一句话,仿佛每一次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死去,且无法告别。我们疲惫的脸,因为被落花弥散,而有了荒野的枯寂,那里只有茫茫的雪的反光,从雪中出走的人,一直没有回来。空荡的大地,因为永失,而拒绝春天。

# 天命之年

天命之年了,还张狂去看花,也不怕迷了眼。说你心有猛虎吧,虎穴外还蔷薇丛生,侧耳细听,隐隐又传来时间的袅袅钟声,如飘雪落向龟裂河床  
 孤雁在飞,且不管天空的坡度,它一边飞,一边叫,在蹬开旧枝之后,还绕树三匝,它一边飞,一边叫,把所有的飞都当作最后的一次  
 这秋去冬来,时间在松开无形的手,而不再收拢,你反复追问,周围的空气一片寂静  
 也许时间根本不存在!热水渐凉,源于能量损耗。一个不再爱的人,与死去有何不同?与枯叶夺树有何不同?  
 那无声地告白,暮晚的瓦楞之光

# 酱油馄饨(散文)

林毓霞

从我的住处到小店50米,从学校到小店也是50米,小店是三角形的顶端,这是胡发现的。我喜欢小店,小店的馄饨远近有名,附近很多学生都会到这里来。  
 小店不大,五张桌子,三张依墙竖放,两张靠墙横放,正对的墙上,五彩斑斓,恣意贴着一些广告纸,内容多是附近的小店开张、商场打折之类的。有一次,我居然见到一张隔壁县驾驶学校的招生广告。那天,那个教练来这里吃馄饨,见这里来往的学生多,就想张贴一张,我心一软就让贴了。万一这边有学生的亲朋好友刚好是他那个县城呢?老板一边回答我的疑问,一边去正了正有点歪了的广告纸。  
 小店的馄饨尝了一次就想再尝,之后小店就成了我们的小食堂。这里的馄饨皮是现擀的,肉是现剁的,葱是青翠的,加上金黄的榨菜丁,酥脆的炸面皮,一碗上来色香味俱全。胡喜欢吃他家的缙云烧饼,薄款,肉里加霉干菜,皮上撒黑芝麻,切成四片,一口下去酥脆香溢满嘴。两口馄饨一口饼,就着老板有一句没一句的家常闲聊,我们圆满地解决了晚饭。我从小到大习惯在馄饨里加盐。为此,小时候到外面吃馄饨,妈妈还特意用一小瓶装点磨细的盐带在我身上。胡几次劝我尝一下加酱油的馄饨,我都拒绝了。我固执地认为,加了酱油的馄饨就没有妈妈的味道

了。我喜欢这家店也是因为这里的馄饨有妈妈的滋味。  
 吃的次数多了,我们也知道了小店的老板娘是缙云人,烧饼世家,老板是唐先人,从祖辈起家里就经营小吃店,其绝活就是馄饨。当初,他们为了培养感情,各自学了对方的手艺,现在成了谋生手段。俗话说,男的不能让女的在桶边风口吹,火里烤。于是,走进小店,总能看到老板娘端坐在橱窗后包馄饨,老板则在桶边站立,颇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画面感。  
 时间如白驹过隙,我从胡的女友变成了胡的老婆,再变成了胡的孩子他妈。我完成了人生的几大巨变,但小店没怎么变,只是门牌重新刷了两遍漆,换过三次桌子,粉过墙,但那一面墙还是花花绿绿的广告,在雪白的墙衬托下愈发生机勃勃。胡说,那墙有种独特的美,散发着独特的烟火气。我有时也会边吃馄饨,边仔细研究那广告,文案是否流畅,主题是否突出,颜色是否协调,有无美感。于是,两口馄饨一口饼,就着无尽的遐思,我们又圆满地解决了晚饭。  
 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大起大落的一年。四月天,我和胡迎来了儿子的降临;十月和十二月,我和胡分别送走,了我的妈妈和他的妈妈。大喜大悲下,我彻底崩溃了,把自己关在家里,行尸走肉般躺着。只有儿子的哭声让我觉得我还活在这个世上。胡帮我带馄饨回来,我没什么胃

口,饿极了才将之打开,馄饨已然全部泡开,苍白的皮糊成一团,犹如此刻苍白的我,于是我不得不倒掉。如此反复,终有一天,胡忍不住了,把我拖到了小店,帮我叫了一碗馄饨。不是吃饭时间,店里很空,老板娘一会就端了上来。老板递给胡一个瓶子:自己做的辣酱,尝尝,换个吃法!洁白的馄饨漂浮在橙黄的汤色里,上面撒了几粒葱花,边上是胡帮我舀的一小勺红辣酱。  
 吃吧,咱换个吃法。妈妈们不在了,我们换个活法!胡递给我勺子说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酱油味的馄饨,也是我最难忘的一碗馄饨。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那天胡无比坚定的眼神,那天很空的店,那天的老板,老板娘见我吃完整整一碗馄饨时的笑脸。甚至于我还记得那天走出门外时,阳光正挣脱了轻霾,洒落万丈光。  
 后来,我们一家三口还是去小店里吃馄饨,儿子从一次两三个,到半碗再到一碗。每次吃得多,老板娘就会奖励几片酥脆的馄饨酥,儿子对这款游戏乐此不疲。现在,老板娘还是不会问我馄饨要不要加酱油,我们仿佛达成了某种主顾间的默契。妈妈心情好时,白馄饨;心情不好,黄馄饨。儿子有时会嚷嚷,引得我们哈哈大笑。  
 馄饨可以换一种吃法,或许是另一种美味的开启。生活苦短,更可以换一种活法,那定是一种人生的升华。